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奉

勑撰思政軒箴

惟

皇睿聖光嗣丕基弗寧燕處有儼若思厥恩伊

何萬幾一日千里應違謀之几席惟

皇立政欽若

昊天奉厥無私覆彼八埏曰雨曰暘思其或愆
惟
皇立政憲於
烈祖金科玉條具在故府是訓是行思繩厥武
四海惸嫠政是用康一夫不獲我視如傷何以
庀之行葦甘棠姝方卉辦政是用輯一夫不戒
作我蚤賊何以靖之苞桑磐石萬方玉食思及
鉏犂衮服在御思及機杼徵輸罔藝乃政之疵
筐篚之恩用思有式尚方之需費思有極濫出
無經乃政之慝任思弗貳或蔽其聰去思弗疑
或撓其公毋昵厥比衡平鑑空言逆于耳思或
爲利言遜于心思或爲戾毋恣厥情虛心執契
勿謂已明察見淵魚勿謂已斷決事庭除思古
哲王用人有餘勿謂予喜賞或爲僭勿謂予怒
刑或爲濫思古哲王監于成憲朝以出政則思
其終紛更之戒晝一之從夕以修令則思其始
毋詢寮辭毋眩多指是之爲思規萬世安天命
不易爲君實難人亦有言日中則昃無疆惟休

無疆惟恤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戶牖有箴矇史誦之

奉

勑撰樂志齋箴

聖人作易次豫於謙喜起之歌始以敕天我皇鑒止弗懈於位有毖斯齋惟以樂志其樂伊何匪遨匪遊其志伊何樂而不流樂有從理亦有從欲安危之機辨之幽獨何以辨之惟志之持志一常安志定常怡大昕視朝向晦宴寢起居于于快於馳騁目玩墳典耳聽法言穆然清風潤于管絃玄酒爲酌太羮爲味式燕以衎飫於甘脆前疑後丞左諮右諏都俞一堂美於曼柔時惟幾暇無逸乃逸

兩宮奉歡四海承德于以鼓琴于室之陽被之薰風虞絃是張于以矢詩鳧鷖既醉黃髮載賡和聲四暨是謂至樂君子攸居如登春臺如游華胥既登既游保之不易無已太康職思其懼願言九扈易灾而穰願言重譯來享來王以荅

疇咨以紓旰食此樂此志萬年無斁

順天府癸酉鄉試錄序

皇上改元萬曆之秋八月順天府復當鄉試士屆期提調官府尹臣篤臣府丞臣已以

請

上命諭德臣錫爵中允臣經邦爲考試官旣陛辭入院乃集會諸同考官諸臣某某用是歲禮官所條上科指具相與悉餙而後從事事比竣盖得士百三十五人焉而先是諸曹六館及提學御史臣傅孟春所選士挾策就試者四千餘人御史臣從憲臣詠暨臣趙燿臣漆彬爲約束譏防閫内外以入而後臣等得竭日夜之力就簡可者什二三籍

奏斯已難矣臣錫爵執筆立館下久數考覽國初時事有司歲歲奉行

求賢詔書山陬海澨吏跡常滿或望見編氓中褒衣雅拜者强令隸學官受章句應舉朝詣

公車暮

召對稱旨除目已下當此之時士無求於
上而
上求之求之而得則兩相効以實相許以心未
有一切猜防之術而士重廉耻官職謹辦主司
與其聲榮焉以方今日難易何如也蓋天下之
平久矣
列聖代光紹明文教翔洽章縫家言堯舜孔子
自灰塞萬里外所在斌斌然矧
京師首善地

聖天子新宅
君師用神靈豈弟臨之哉於是豪傑仰流摩肩
爭出而有司爲
上求士者窘於士之自求不勝舉也則顓顓操
尺幅厲干陬之禁要以如額中絫黍乃止臣以
此歎人才之盛軼于
祖考矣而罔亦少密焉昔召康公作卷阿之詩
以美成王之德而其稱吉人來媚比于高岡之
鳳凰天子盛車馬待之此不惟

上求士乃士亦求上也然其重如此今
聖主訪落孳孳以興才致太平爲務有過成王
而都人士相與蜚坌英芬求一日之遇此亦望
武步馮翼孝德閒豈輕也哉登是錄者睹所以
始進之難思其故有不洒然自矜奮於節禮非
夫也夫本設科貢所以招士士豈必潛深伏阻
毋自求而後重乃所以求不同乾二之爻利見
九五此以氣求者也若墨守呫嗶緣錯章采羔
鴈而筌蹄之此以名求者也兩者輕重若莛與
楹宜何處焉語有之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
夫惟禮爲能制欲能制欲則內重而耻近名於
是乎交讓爭處卑委利爭處牖力事爭就勞檢
匿之外不隨俗錯寸趾斯禮坊常立而士重矣
今之士鮮言禮而巵辭秕事以承其權或見婞
婀韋全名實不相覆則有司滋不敢信士而愈
難於其始進則此亦士之過也且夫衆鳳一梟
則高岡無好音而諸士茲且隨牒詣
闕下試用伊始與當世名賢長者比德量能其

他日所當兢兢萬于今日於乎可不慎哉進勇
不如守專功茂不如節立寧方毋圓寧矯毋隨
寧落落如玉毋碌碌如石寧翩羽高鳴毋懆幸
卷阿之車馬以重負
天子求賢之意則是錄重臣等亦重矣蓋臣竊
見比年錄士非惟士不信于有司而有司至亦
不敢自信誓天相戒使
國家賓興盛事幾爲懼府臣以爲欲士之自重
當自臣等始故今進諸士相與道語無敢多設
不然之事沮傷士節而直叙所以忠告之意云

丙戌會試錄序

萬曆十有四年丙戌春禮部復當會試士士集
闕下待試者四千六百有奇尚書臣沈鯉侍郎
臣朱賡臣王弘誨以考試官
請
上命臣錫爵偕學士臣子義往先是科臣條議
以人文日盛議廣
制額以易書分考官更署不便議廣員額有

詔皆可而
上德意所嚮尤在厚招髦俊以充任使特著令
自今歲定取士之額三百五十人一時
旨出禁中中外喁喁創覩開科盛典士以加奮
臣不敢不加詳故事考試官受成事於分考涉
筆署次其甲乙巳耳而臣於此三百五十人者
皆目所注閱目與在事諸臣往復商校而後定
自謂無遺明命題分卷皆錯綜緣手探筴而決
之自謂無遺法臣之愚也以
上所非時
詔召從田間入參　機筦
恩幸至隆每自惟頂踵不足報萬分一則攝衣
吐哺陰求天下之賢者以日月薦引未嘗不心
盡也然臣又自謂曩者未嘗報
上報
上自今日始何則因六藝之筌蹄攬四方之羔
雉其得人較廣而又會
聖主更化起敝丕釐士習之初有司者奉行乙

酉

詔書一切程士之文不夙搆而具臣乃得顓其
日夜之力於校文錄成而
獻之幸不辱
命此非臣之能乃
上固以不欺教臣也抑臣竊嘗歎世有大欺而
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士其有不搤吭談
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
乎士之字雕句繢剽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
弗收至主司自爲辭非諸子二氏無取也籍具
在此可謂不欺否臣以爲
明興迨今太平盛理如日方中
皇上紹隆棫樸弘振典謨久道之化且日融月
浹士當其扶輿元氣盡洩之時勢不得不日趨
於文而主司業受其必趨之勢羞太牢以進自
不得復藉口含菽飲水之適也故臣今者相士
神識藻采無所偏遺間亦頗參諸子二氏微言
不詭於六籍者惟剽獵雕繢無取焉而臣又不

敢自犯綺語戒以明不欺使夫按籍索臣者知其無違心之趣舍退而與子弟無後言也蓋古志有之以表示目以鼓語耳臣亦望諸士之耳目臣而效之

上也故曰報

上自今日始雖然士即其一日之信臣耳錄既成

獻臣且率之見

上而儼然班榮次奉奔走焉其名甚殫其途甚遠甚殫則無所不嗜甚遠則無所不跡是欺之端自而其耳目臣者一也臣何敢不懼異日者臣乃在史局錄士順天未闕聞吏議而士又方其頡舉鄉校爲諸生臣竊不自揆以爲賢者遭時砥礪立節顯名爾毋庸以賓興爲懼府當是士林閣臣若言毋不洒然生氣者臣亦且自珍

[illegible]守之至于今十四年往矣臣非復在史局時士亦非復頡舉爲諸生時會今年天下新計吏

上所受郡國之計簿臣以職事得與聞因退而
私考故所期砥礪立節顯名之士大都悃愊治
辨無全材監司臺省無全譽而臣始懼矣
上赫然用重典以賞罰示激勸如持兩衡而主
匭司輒之吏常苦夫人情之多疑怯行賞而勇
議罰而臣始益懼矣一臣之身乃空言之與更
事何如哉士即其過信臣則臣之敝帚無爲也
嘗試閱當世之故考得失之林周章漢條三五
申令能自引經生束首受吏法否臨岐路而涉
不流能介然有所不爲不欲不言否負俗豪舉
智勇功名之會能毋以矜欬爲性真脂韋爲骨
體否能敝車羸馬以朝入里門而趨勞能謙滿
能挹否此屈指一不當而世輒以荃茅同腐而
棄之曰
上且彌天置羅歲溢額五十人焉顧直患官少
不足充貢牒爾無所事惜才爲也此臣之所以
爲士懼也且夫效
主酧知保終釋懼則義莫如不欺者然不欺難

言矣布衣伏處之士獨行惟影獨寢惟衾斯可以肝膽不外見而遁也若乃同任職而良楛見同趨名而靜躁見同游世而茹吐見夫且奚遁文中子曰我未見詐靜僞儉者又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耻我則不耻也此皆待尋聲辨貌以知其肝膽士獨奈何敢輕言不欺故浮澆在前功實居後而謬悠自信以鄉評官論舉無足懼者則言不欺乃欺也臣故以臣之自爲懼終不欺之說焉在易漸之六爻以鴻之漸羽取象仕進而初之干三之陸四之木五之陵大抵皆兩立貞悔之交當喜而懼者其間獨磐之衎衎見謂無懼然聖人且以素飽戒之乃後始歸之升達不亂而吉於戲懼豈獨在臣哉士惟毋忘懼則臣亦且毋忘故錄士順天之言行復抵掌而效之臣不懼矣謹序

弇州續稿序

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章始大闡纓紳

家結軫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大司寇元美王先生先生撫郎時刻有四部稿海內有目有口者既驛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有亟哀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俄而駿沒長子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有弇州外集者出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子乃聚諸同志特就原稿訂疑刊謬不以已意有所甲乙于是尺號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登簡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艱大危沉廢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末又倦而逃于玄當其時予與公比居四方之士延慕光塵者踵相屬餘波及予予不勝苦距戶謝之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諧唱與唄誦兩出而不相奪嗚呼公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王氏自永嘉以遷長淮之秀全注于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激之而潮風之而波彼斷溝積潦激之亦潮風之亦波然海能江能湖能

陂能澤而泉水不能爲海則喙鳴相合有餘不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二俊士句飣字餖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撼公公稍矜踔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瓶建雲委要歸于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衰禍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絡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于紛濃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澹自然爲宗即孱婦小豎有尺寸可記錄隨叩隨應神湊合響精結而采流心苦而味甘目到而足步泱泱乎球鍾暢鳥獸舞宮商鳴草木動譬之觀海惟是汪洋浩渺天水相含之爲鉅觀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望洋而歎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口月旦於斯時

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酬群心而本不失古作者之意此不已較難乎盖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命世才然世之降也已不免馳騁議論執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酬賡唱而自爲元美哉今之貌尊元美者見其詩文輒曰此史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史必固必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盖亦有傻于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咲其索然而無奇夫惟大才紅腐入冶簇簇皆新如槐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者也吾論吾元美而已

重刻名世文宗序

文章與時高下書契以來凡幾變矣自帖括比偶舉子之業與而綴學少年耳剽目涉不中說以古義風流既極則有憤悱之士馳騖之儒一切厭棄膚俗而求所謂雄書竹簡于荒郵頹墓中於是乎說經者玄陳書者史務在詭音竄句

以多端叵測爲新奇而卒之雅鄭相糅去古愈遠辟猶族庖操刃不師于神而師于官未得國能而刓缺隨之今六藝家好古之弊何以異此比者考文先生方事釐正諸稱引異書蔑說非博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期以芟雜榛蕪一軌于王路甚厚幸也而浮澆藉口或遂謂古學誤人不已虧乎盖不佞頃之待罪詞林職以古文隸習諸吉士六經之外人挾真氏正宗一帙取尋摘强記應故事而止不佞誠惕然内愧然不敢師心别有所指授何者魚筌兎蹄古今共貫又嘗服桓君山之訓不敢以新進趣舍嗤前人之未工誠慎之也然竊謂真氏之意主于體識爲成學上才抑詭誕而暢大雅故所甄次以羽翼經旨爲多至如章句寡聞才頴未脫則固當游之萬籟之林騁以六馬之路使府蔵疏瀹汩汩然效指而後真氏之體裁可漸鎔而就也今侍御餘姚胡公前令合肥時出所選注名世文宗若干卷呈督學榆次褚公憲使慈谿馮公採

合衆見差次評隲既成刻矣巳胡公持節來按
[illegible]馮公移治蘇松兩公相與勸學興士僩然
[illegible]拓既都試諸生開以明經射策之要領乃益
發古籍舊聞重加彙擇稍增損什之二三而蘇
守玉田李公刻之不佞侍親之暇涉讀一過則
見其驪彩並收廉肉相準其所繇門戶去經生
爲近故不入詩賦其尚論作者如滄溟之流派
可江可河故事辭緄而不分各自成其家言其
懸鵠多方從初學之所命射故裁鑒寬而詮引
博使夫高者不墮象罔騁枝之誕而下者循其
環中亦不失萬一於湊故眞氏羽翼六經是
編又羽翼眞氏要之皆與天壤相敝者也夫文
章如用兵霍冠軍倖將耳而大言人主之前不
至學古兵法則不佞嘗心薄之然至如馬服之
子顓顓讀父書亦以敗嗟夫矯枉貴正擇術須
權讀是編者亦可以鑒矣

我

表文榮公文集序

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學之士奉璋被廟稾筆成輦而稱禁近臣者廩廩庶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鱗集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往窺緣他徑資脣吻以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權而我師少傅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待帷幄晉參大政皆不卜不謀倜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

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帋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纚纚數千百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閟而不傳者豈少哉公歿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一二于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閈一鑱甞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閒頗聞世儒

之論欲以軋茁骫骳微文怒罵闖然入班揚阮
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蟀鳴
方嘵嘵哆公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
試令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野夫閨婦強衣冠
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
游公門下公所爲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
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温密
[illegible]艾主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螭頭餘泚
[illegible]不成霖故無吻頰鳴悲之怨非二代兩漢之
書不觀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
音不聽故無棘塞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璐陳列
廣庭大劒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無光
面墻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
鴻德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蓋
深而公已升爲列星故于中書君之請序書以
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馬文莊公文集序

嗚呼此吾師馬文莊先生遺集也先生生平於學問經術要爲根蔕古人其于身心實際及行世傳遠有實用不苟隨俗骫骳以是晚而後遇旣簪筆入承明典三朝著作供奉之事會天子咨於舊學簡在政府而先生且老矣其所爲文章自應制外日力苦短不能一意據槁梧而吟以攻羈人窶士之業乃其篇帙致多如此將昔人所稱窮而後工固無足信歟抑大車之載軫方而轂圓器重者自非常才所限歟先生居常端委廟堂不形愛憎喜慍于色雖其門人子弟不能窺及持議至廩廩爭天下大計豪臣貴璫初相與爲枘鑿而終側目嚴事之莫敢抑天下之望與後世之名譽之滄溟萬頃不受澄撓於物蓋非獨人品爾也乃文章亦如其人當其杼柚胷中氣餘神飲涵涵然若磅礴萬物而不見一物者意有所出即泚筆疾書盡掃蹊徑而空之又若一言而足當數千百言者故奏對之辭莊箋表之詞典記序之辭鬯投贈之詞直

本之自正氣厚積而山輝澤媚各闡玄倪非僅
僅學問所至也先生往在禮部數發憤歎息文
體之壞以謂文者直寫厥衷行止一寓之自然
耳好古之士近乃不師神而師險剸取薤書竹
簡中險棘句字以飾陋驚愚游談驚坐而大雅
索然蓋嘗欲稍抉其尤惕不經者聞上禁絕會
病不果是集行讀者亦足以知先生之志矣昔
薛簡肅公在政府歐陽子稱其挺立無所牽隨
欲盡繩天下細大一入于規矩而文章純深勁
正如其人甚矣其言之似先生也然簡肅與政
事差久言行風采史不甚著而先生拜相甫浹
月天下隱然恃之安危豈其素所操持者規矩
同而用之無少異歟天固不可知使先生晚遇
而早奪之文之傳乃自其子兩進士方于簡肅
家世爲盛而又恨無歐陽子之言不能爲先生
重錫爵茲承乏之授簡也矣巴太玄負墻非遠或
幸藉手發揮先生之志于筌蹄外爾

唐詩會選序

詩之爲教非小技也其感人非小用也夫古昔三百篇不過里巷歌謠之語與夫大夫君子舒洩其胷中之夭紹并禋祀朝會燕享之樂章耳然夫子選之至與羲文周公之易堯舜禹相授受之書垂教萬世且諄諄爲訓曰何莫學夫詩何哉灼見其發之性情止于禮義悲而不傷憂而不怨溫厚和平之旨溢于言表其于養性淑身誠哉有賴也周歷之季風雅頌之旨亡矣盛漢僅可取者蘇李之上古詩十九首與夫飲馬長城窟行長歌行諸作而已建安黃初之間林林作者亦時有髣髴一二焉然以厠三百篇之音區以別矣自是而後代興代替愈巧愈拙至於齊梁其靡殆甚入唐而後稍自振拔成一代之長亦備諸體故今之言詩必曰唐音以其原本倫化陶寫性靈識超景會不娖娖調聲磨韵閒庶幾猶有古風焉然就中號得上乘者代不數家人不數首劉勰少許乎通圖嚴羽致惜于濫觴豈其誣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家惟襄城楊

士弘新寧高棅二刻差可人意然初學記樂府詩集文苑英華諸書多可採者不以入選至其所選時膾炙一臠未覩大全作者誠難而選之豈易乎侍御勺溪李君泛瀾藝苑雅號知音間以其公暇萃唐人諸作去取之名唐詩會選屬予爲序君之言曰詩在妙悟而格力音調氣象意趣四者盡之苟一缺焉不以入選故其所取者于五言古定爲二派于七言古分爲二體于近體絕句各以五七言次之彙而弗別仍附以長古長律六言而有唐一代風謠大都洋洋乎醇備矣王某曰予于是帙而有感于世代循環之故士君子際遇之機也夫大雅不作浸淫千載唐興僅三百年而善鳴其間者亦三變焉文章氣運大致相關矣初唐必盛盛唐不能不晚則變始之力與沿下之趨異耶抑有使之者不盡在聲詩間邪蓋譚者稱宋元無詩詩教之興盛于我

朝而尤莫盛于今日槩人墨士卑大歷以後弗

取亦往往矯厲太過失其中行此侍御君所爲憂也楊榷風雅助流教化則是編也直詩云乎哉

内江蕭氏世譜序

吾郡丞蕭侯一吾自其先八世祖思德兄弟始由江西安福徙蜀之内江其後遂爲著姓子孫世以宦學顯名而蕭氏之有譜則創自澂江守懷山公而吾郡侯以任職理人之暇續補成之因屬予爲序盖孔子論夏商之禮而歎文獻之無徵夫夏商去孔子未遠而譜籍漫漶已不足考信此亦見古道尚質薤書竹簡原不擬爲後人紀述之用其闕焉寡徵固其然也而當時舊家聞人手疏心記亦遂泯泯徒令人喟想于寒山腐草間豈非千古之恨哉嗟乎此古人所以考文必徵獻也然亦難矣達官貴人其氣力聞望足以亢宗鳩族追往詔來乃或以身勤王事在苒歲時拮据鞅掌而不及爲而長年之老博物之儒則又或以景殘鐘漏藐忽前聞或以跡

混漁樵弁髦里耳此吾所謂難難在得人非徒以文耳巳嘉隆間蜀中文獻則首推蕭氏吾郡矦萬曆巳丑進士其年與位在吏隱仕學之間不妨間理鉛槧探續箕裘而會又弭轍吳中與從兄侍御公接武留臺得折簡就筆削於是蕭氏譜遂爲全書且夫家之有譜與國史紀志並傳然史不諱惡而譜專揚嫩史紀國家大政旁及名臣勲伐未暇及採鄉曲隱淪閨闈幽渺之行而譜自子孫於綜敘本支發皇家訓特詳而重君子讀是譜也徵於官而見素絲羔羊之操徵於家而見黃流玉瓚之澤徵於閭而見采蘋柏舟之風又以知木實自根堂高自基而吾郡侯亟亟表章徵文於獻之意又不獨以家富詩書門聯棹楔矜詡鄉人子弟耳巳史稱陳太丘之仁隱阨一時而其子孫紀諶羣泰貴顯奕世然論者猶以爲公慙卿卿慙長故盛德不階珪爵而貴盛名不藉甲乙而榮乃自古記之矣吾生晚恨不及見蕭氏諸長者功名罷業之盛而

乃今近得承吾郡侯氷寒雲潤神明豈弟之聲遠復得剽聞侍御公千里音徽於阜囊白簡之外尺書半刺若猶見蕭氏老成步武揖讓其前者吾知其進而累爲公卿不慚巳譜既成裨官史氏將採掇爲世家之譜次比蕭氏於汝之袁華之楊而予亦將以金鐘布鼓藉響明堂清廟閒豈非幸哉

南昌高氏族譜序

古宗法行士大夫皆有祿位勢力之藉以聯屬其宗之人而今之任者罷而歸其鄉則無所復藉於是宗法廢而譜法興盖自近古隋唐之朝隸譜局於翰林而令宰相知譜事時尚以門族差次甲乙稍倣古五宗世家之義迫於今益衰且壞而士大夫之賢有文不忘本始者則但能考論其家之私譜以存文獻永箕裘抑所謂施於有政稽古從先進之士必有取焉予同年高汝謙氏旣蟬蛻世榮其名山著書之最後出者爲南昌高氏族譜譜先成於公之五世祖仲冶

公年遠漫漶子姓且益出公乃奉其尊人衡州公遺命探續成之斷自高城羅舍爲二始遷百世之祖而竹林里橋諸數宗附焉揔之爲世十九閱年五百皆備書其遺文盛事及里居廟食之詳而高城以上姑仍舊譜蓋其法本歐蘇二氏而以世次悠邈紀叙繁衍精勤倍之然其要歸于鳩宗念祖使子孫興于孝弟而已予也鄙不習古嘗竊慨于今之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馳于求田問舍撞鐘舞女之樂蓋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極禍不完潘陸之門與槐柳齊列而至其敖舞車上有見宗長而不下者今儒者動稱立宗有君道有如宗立而藉愈厚則宗之人勢愈卑以衡世教豈有補萬分一哉故予謂議宗法于今猶舟之不可行陸也禮失求野則譜法近之然作譜又多在士大夫賢有文者賢有文者又或惟侈大閥閱之務無所載嫩懲衰詘薄訓厚則譜不如無作也嘗見雲邨許氏譜議以始官於朝者倣古別子稱祖百世不遷

夫是則高明鼎貴人人自立宗耳安用譜哉嚴
來發謙之言弁髦遠祖秦越族屬斯譜之所以
賀公文
天子咨于儒臣採收全史將甄序人倫助流風
教於是乎在詎獨高氏子孫世世之寶哉

呂氏族譜序

姑蘇之有呂氏由唐宋以上不可攷已元末避
亂歷二百餘年以至于今數傳而中書君出焉
愍舊家故族日就繁衍子孫將不知其世乃按
近代以來裒爲呂氏族譜始譜例終宗範若于
卷夫家之有譜其義蓋倣天官氏考士之錄地
官氏考氏之籍爲之古仁人孝子以此率祖合
族燕祭以時喜慶而憂弔家政乃行而推之放
乎四海穆穆如也古道既湮栢翳神尭之族紛紛
脅亂自司馬遷論次名臣世家而譜系稍出魏
晉以降乃益矜重門閥於是宰相皆帶知譜事
而圖譜一局特領于翰林時蓋有桑梓甘棠相
戒剪伐之意焉乃其指本專於論貴单門庶姓

無所紀德昭世徒知齪齪競錐刀析竈炊耳故世風日往如水之走下凌遲至五代干戈之後雖卿大夫之家子孫惰窳忘其先耗矣儒者蘇氏歐陽憫王教廢缺而世不講于大小宗之義孝弟之德衰於是網羅世序序列昭穆而兩家私譜至今盛行夫呂氏譜蓋按依兩家義例而宗範一篇詞近旨遠讀其書於孝弟藹如也孟先生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今之閭巷皆遵斯道如中書君指即三代何以加焉中書君名某字某予同里人因爲之序

華氏家譜序

華氏之先自宋戴公子食采於華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氏云隆亭之有華自原泉先生始原泉後二十世至于今或絕或傳俱可譜譜成于今學士鴻山先生某先生仕嘉靖初元之間紬金匱石室之書考定

國史退而歸老毘陵愍子孫疎逸將忘其先乃按故譜嘆曰嗟予先周室之世大夫也氏族紀

於
國史傳祚至兵戈倉攘間而孝子貞婦相望以
出用能封植華宗如瓜苗之有衍盖所繇來至
長遠已夫著代以約散序次以敦睦莫嚴于譜
人道之至文也今昔之所壹也且予嘗掌其事
國有史家有譜今廢而不述墜先人之統罪莫
大焉而日月逾邁吾形已不逮世于是率述始
祖以來稍損益故譜其年遠傳次無考者不復
具論而于先生之所自出二十世祖貞固府君
悰韡而下別爲一世至十三世文加詳而重焉
乃日本支世系考錫爵聞之古者公卿大夫有
世祿已藏于版圖而宗法盛行人習于箕裘堂
搆之業棠棣鶺鴒之思乃其標本枝葉稍陵遲
衰微而仁人孝子往往徵一二文獻於蠹書枯
竹之中於是譜牒興焉統之周漢以前其俗嚴
父尊祖重去其鄉故司馬遷采世本述陶唐以
來王侯學士卿大夫祖世所出斌斌可紀魏晉
以後流風蔑如也然士猶矜尚門第姻婣俎豆

有非其族者則衆共指之而宗統因藉以不蕪滅盖自李唐世衰旋更五代金元之亂而故家舊族子孫能知其系胄者鮮矣然則杞宋之事孔子無徵盖其傷哉而華氏乃得具載宋紹興以下更二十世子孫無隕隊圖譜無廢缺者傳述周公之孝謂其能成文武太王王季之思暨后稷亢獻文子新室成其祝辭曰聚國族于斯全要領于九原由先生斯譜觀焉義兼之矣盖自古著姓公族必獲賢者而重歐陽氏之家大於文忠其所爲圖譜故在大抵倣太史公年表鄭玄詩譜略爲之最名近古而或者不無附離遠胄之嫌今先生譜法與之同而雅意述往訓來不務侈大閥閱盖先生所以爲華氏重者固自有在矣語有之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之衰於乎先生之心雖措之天下可也

密箴後序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爲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

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爲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間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班驟而得先生背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十年始大悟其向者言密之麤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臥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爲默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人自詈嘵嘵嘐嘐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爲害也蓋蔡先生没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爲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縱辯自我之士其書恍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

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己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爲己而勝者非己也少以用壯勝辯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屬之己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新城縣忠勤祠記

世宗朝貴州有勤事死職之臣曰叅議灤川王公貴之人至今能道公平蠻督木事而公之沒也有

旨賜祭又贈公太僕少卿又以士民公舉入市政司名宦祠而公所專轄永寧又特立祠取所奉

諭旨表其額曰忠勤公之名萬世不朽已乃新城故爲公起家地而公僅以例再受其子少司徒贈歲時嘗酹即饗于家雅不稱成功盛德于是王氏子孫議別立祠于邑城東隅額仍用忠勤示不忘本且彰君賜云祠以萬曆某年經始某年落成而少司徒至是命其子中丞君象乾

來請記予惟古祭法以勞以死皆案錄國史太常與考功之議決而其大者至天子親臨定其品定其事公至于君蒿胷鄉子姓焉依溪毛洞酌之饗恍然若色而笑者其情私夫私之不勝公久矣有如灤川公年位雖未竟而業已飛符驟馬出入萬山羣盜中不死于兵不死于婦人女子之手而死于溪蠻羅拜甘棠蔽芾之鄉秪今龍書奕奕雙祠巋然即不階少司徒贈公可以

死王氏子孫亦可以無憾何必故鄉一祠不腆一言爲足抒哀峴首與桓圭袞裳爭重乎抑有說焉公歷官治狀其居黔剿撫諸叛苗在席黔人功最著乃黔人未暇思公功而惜公之死死又以督木勤瘁爲不得其所其哀思祀公事雖公而情私也夫男子會有死使公長年弗祿馴而至大官以死孰與死忠死勤者之烈烈耶而黔人不勝遺弓之痛睠然以死思公固非公之意也又使公遂死王事殊卹顯賞萃于其躬而

試推之家世飲醇藉厚無聞焉則亦聽黔人之自私公疾而呼籲之灾而雩禱之已耳善乎蔡侍御之傳公也其稱以公之功德在平蠻而恨臺使請郵疏单舉督木死事爲未盡又稱公平蠻不在斬馘而在单車諭降所全活三萬衆其所全活又不獨黔人自公爲僉事雲中以法裁伐咸寧吳總兵之横而守墩卒之坐論死者生塞下民之以詐上首功寃死者雪凡此皆黔中公論所未詳而公之德惠愷悌受祉未盈以遺諸其子孫引長而光大之其實在此盖方今海内名家王氏簪組節鉞之盛雄天下方于汝之衣華之楊差次甲乙巳每歲大比使者上賢能書則都人士爭指名之曰此夫故灤川之後某子某孫某同產伯仲也夫于廷尉歐陽綿州皆以治獄不寃活人無幾而其世竟以陰德顯盛矧夫提枹鼓立凶門之下當嚴主貴師之間義不顧一身之死手挈萬命出之斧鍘此其精感天地薄享而厚貽豈偶然哉然則新城私祠寧

可無設公骨肉上矣而魂氣無不之也其將褰雲車駕風馬以神遊過化之邦使年穀穰熟人無疵癘乎其亦將翳華芝撫玉樹徙倚松楹柏版間以世世保艾其後人與其鄉仰止之士乎蓋予嘗考古地志新城多鬼民習爲禳禜厭勝之術自忠勤祠興而邑人知天道之不遠福祿之不可妄徼也然則黔之祠公而私新城之祠私而公公往來呼吸之神在公而公在私而私知其必兩有當也是爲記

忠勤堂集古帖跋

新城故灤川王公既以忠勤死事得褒贈而海內學士先生爲矢詞撰次積至卷帙乃其孫中丞君象乾仍恐久遠磨滅集古晉唐法書爲忠勤堂帖刻之以傳昔陳瓘集蘭亭字爲往來尺牘趙宣撫集顏平原字爲默菴記率一時以翰墨游戲未聞爲先世紀功德勒金石者懷仁聖教序本之奉勅集成比時金題玉瓔出于天府秘藏甚多故摹手易爲力耳今中丞去古已遠

凡晉唐一字一畫俱從殘煤斷碣間辛苦撿括得來如採吉光片羽織成全裘斯不亦難歟中丞公一段孝思眞可透紙穿石非徒鈎勒之工已也此帖既行王氏令德自當與文章墨妙並傳即諸賢作者姓名近不入蝸篆蛛絲遠不流落爲屏脚柱礎何其幸哉何其幸哉

太倉重建海寧寺記

吾州海寧寺者天監中尼妙蓮所創址也至元間一毀于兵火其間倦修而倦壞者不知其幾也而佛像巋然獨存萬曆丁戊間吾友大司寇鳳洲王公有意更新之首捐槖金若干施寺不足則刱疏募衆善信成勝緣經營數年端緒甫十之四五而司寇病且倦矣則呼寺僧明因榻前而命之曰吾此行一絲不挂獨寺工未了耳是在子又施三十金而沒沒之日四方來哭公者致賻致奠不受則競輸金錢于寺爲公冥福亡何而殿遂告成明因因礲石鐫檀越姓名而屬予紀其事嗚呼天地間成壞之故可思也矣

自佛入中國以來薙草開林盛莫過于六朝非有輪風刦火之蕩搖而何廢之之暴也一切有爲等于泡影夫豈獨瓊宮瑤臺竹椽陶瓦之不足守也與哉若海寧寺者方其盛時優尼苾芻鍾傳梵接龍天鬼神牙力距張而力不能使兵火之不及其爲威也亦嬋矣數百年中郟承直朱左丞皆以重權彈壓一方卒逡巡不能復舊風臨司寇顧欲以一人之力復之與愚公鑿山也而尚歟彼其時司寇之文章氣焰能鼓舞一世人然卒不得而迄其沒也已烟噓灰冷矣而天下且奔走而輸之若恐後者此孰强之哉人謂公乘衆人之願又或謂衆人乘公之願而公與衆人之所乘者何願也芥浮于杯杯浮于盎轉而相之罍空大澤之間其遞相載也豈有既乎願之在公也在衆生也與夫佛菩薩也孰得而破之合萬願爲一願合無量刦願爲今日之願其爲力也豈與夫龍天鬼神儼然戴角距之形而已哉予嘗讀唐人集異記載李暠建平等

閣爲僧澄空後身夫王公已死而能使數百年難竟之功一朝而集于此見願力之强可以齊生死造有無明甚而世獨摭隔陰不可知之事傳之以爲異甚矣人之好怪也蓋明因嘗爲予言前六年辛卯七月二日申刻殿脊鋏花現瑞光如斗大萬目咸覩嗚呼是殆司寇之文章氣焰乘願力往來如阿閦一見者耶而世直以文章光焰爲不朽又以士木能爲光怪者則成壞之故吾不得而言之矣

盧郡張公去思碑記

前盧郡太守元洲張公既去盧之若干年累遷至今爲大司空而某閒從之南中得請業焉某之生也晚不獲見公治盧事比者槖筆直史館得番校隆慶初年章奏公時蓋開府南北邊會南北邊多事公所策虜寇及亭障處議所便所不便具爲

天子言朝廷常以璽書報從某故耳習焉夫輕九折之險者不足論康莊苞七襄之文者難爲

言製錦公才位合符投牒解帶而廟堂之機猷是贊不戇不悚顧何有于治廬廬之人即竊竊焉俎豆尸祝公亦何足爲公重也某持此言也以謂今太守張君張君曰子言則然抑吾見廬人之德公如赤子之方乳于母其去也思焉情也何言公輕重哉子强爲辭某故習公至是以廬人語乃益習公治廬事公爲政弘惠寬藺帥德自躬不務爲亟亟取聲章見謂長者至于廝扳吏奸建設民利粲然皆有條緒可世守而其積效則勸農興學寬賦惠工最勤而著嘗按行城西水門覩濠源出其上游建瓴而下歎曰民其病涉乎乃束而橋之引而出入于湖人曰有鄭國之功大治廟學博士弟子以時都講絃誦其中公親爲擊蒲發蒙人人得所欲去其入室高弟往往用明經崛起知名于時人曰有文翁之化歲比不登公以便宜斥俸開倉賑活飢民禱雨雪皆有驗今郡志所紀三應編連袂歌是也人曰有青州之仁通關梁慎獄市禁所司榷

沽爲奸利者一切無名之征爲籍而蠲之以數千百計人曰有晉陽之寛聽訟立決授史重入人以法至其有所据摭刺取常先大族有豪居霍丘横甚公獄治之其黨爲關説百方不爲解部使者嘗都試講武會軍亂大譟甲而前公披帷故與作好語而陰識視其桀黠不孫者既罷悉按誅之自是郡中肅清銖兩之奸落機牙而寢者無筭人曰有渤海之明盖廬人爲某言公如此公既膏澤施廬人功見言信則

天子以爲可任公卿使歷試大省而稱舉至今官然于時次爲淹久少年後起之士爭先用力勢機鍵以前薪目公公自若也先是有同鄉貴人議爲公先容于嚴相所公笑而謝之捕嶺南叛兵功未列上而爲他部引詬仆而起不形喜慍于色此又公磊行大節特立自信于衾影寤寐中而廬人豈能盡知之哉夫小人之智淺其求欲易厭而嗜好易遷吏于其上者苟見疾痛能咻梦濁能理祈請能致即眷然私而德之而

惘惘于其去如是止矣及日疎事往賢者遍至更出法令如琴瑟之改絃快意順耳豈復思故聲哉夫潁川之政趙子都不名强力能摧奸撥亂乎而班史稱其民歌思之至數世然代者爲韓長孺甫下車議變法于長老長老人人稱便安在其歌思也故嘗試論之程功能計日月之業然人易于見私而君子難于爲繼夫惟法常官然于世而後恩常浹于小人若是者神理繫天子以爲而遂薄書一切而辦也公去盧久而其後之君子遡風師指率用其法如今太常卿君某縣令胡君某蓋教馴盧民如公在時蓋某前所言公磊行大節有出于世吏之外者盧民不知而君子知之用相與封植甘棠導揚緒美與人之誦勒之斯石嗚呼石可泯也公之遺愛弗可泯也

賀郡侯金岳朱公考績序

自余承乏內省習于考功計吏衰序賢能之書迹其所條庶幾哉家卓魯而人龔黃已然要以

六曹故事興某利除某害墾田積穀幾何平獄登賦幾何乃求其真精神綰結吏民間出于簡書刀筆之外者則監司既以貌承無所注耳目而廟堂主行吏亦第能循聲射影差次甲乙耳已余嘗咨咨歎之以謂耳目真而是非公無如小民之口而小民之口又無如窮閭委巷所以私告其父兄子弟者此非監司廟堂腰笏對簿之所能辨而採謠寄聽之所得知也外吏以此希自表見則益務爲謬巧多端毛鷙切刻之行激清名而獵最課往往十得八九然至其智力網絡之所不及閭巷小民有獻頌于堂階而交懟于門屏朝指鵶爲鸞而暮瞻烏於屋者則豈非真精神綰結吏民者之難乎夫真精神非必斷斷自守陰拱内視之謂而今之世又非可以蓋公老子清淨之言日飲醇酒而治也必將有事焉上才寄精神於事次者借事練精神下者爲之役吾蘇故事數也而今守餘姚朱公適來於此三年矣三年之間會歲祲後公私之逋巨

萬而海上聚兵徵餉無体時又會兩臺數易東西稅使交道而八州縣比以催科不及課歲歲

奉

嚴旨切責環地數百里幾無一官得安坐請月俸者而公常身肩數任拮据鞅掌以當軍民上下旁午交訌之秋左調右維迄以全安乃公獨劄謝前勞而時時爲下吏代受譴歲比且滿我民尚憂主者以新令格公而至是最績升聞封賞之命且下始緣道謳歌稱賀焉凡公治行其所綜畫翕張如前所條六曹故事舉無遺便拾無隱奸具在報滿牒中考功吏所據以衰序者是已其禔躬奉職風清而日光則前後察廉之使與諸省府紀錄歲報之章無慮二十餘上爲異時加號持節九卿入踐張本當不藉一郡久次一滿奏績爲榮而余獨於八城守令之謂不能無言蓋余乃公民也耳目所注在民間不在官長縉紳之譽在父兄子弟之私相告不在媛姝進退於軒寢芾舄之前或曰郡所最苦法多

賦多舞文多屬城日奔命以簿書俛顏胥史而不給公知其情一切去文法與之更始下車以來無一承庸考事之吏入州縣者或曰公之庭桁楊常臥三尺之童人人得謁其所欲而法嚴令信威明若神銖兩之奸皆知之或曰公初筮仕閒曹未五年超簡衝劇譬於棘手之罷不習而操恢恢顧類有餘地者常目閱囚要口占判牘體饜將迎慮周疾苦而閒復不廢文酒酧對雍雍衎衎如也或曰公處人無賢愚貴賤不喜不慍不親不疎而尺幅自了了有所于請問法何如不拒人以色或曰公凜凜持三尺法薄繩民而厚督吏吏初亦苦公嚴而久之見其不抗一法不私一人也相與悲餙奉教得滿次民知更德公如父母焉余家海上海上之民去公遠且望而私評公嘖嘖滿閭巷如此不知露冕所臨其沐浴歌詠復何如又不知方于古人召公棠郇伯黍復何如愚民不知古而第祝公爲今之徐觀察曹中丞即拜俎豆於此以物情占朝

論計必得之而公之綰結吏民寄精神于事者其効可槩已自世論喜程吏以才而議者以誠才合一之論矯之余謂誠之合于才何由見試投之艱難衆咻之議論餌之名爵撼之威權而神閒色定嶽立淵平不覺有是非情故之撓于中安危機鍵之出于口者此固余所云真精神貯誠與才之府也而朱公其近之歟公比歲行春海上余得一再望見察其詞貌穆然如璞玉渾金不名一德退而與鄉子弟言高其器盖古今論器者莫辨于曾子輿之弘毅武侯之寧靜澹泊乃三代以下自管夷吾不得以器名而予樂爲朱公頌之則抑以其茹納似弘執持似毅而宴處超然於通都走集穠華浩穰之鄉又似於明志致遠中痛磨揉得之日月課外當有持余言爲左券者而八城吏其亦知步趙仰止于公毋徒沾沾稱賀爲也

送南京大司空應谷劉公序

萬曆元年秋吏部左侍郎劉公上書請告歸是

時天下吏當朝明年
上意若曰茲予且察吏而劉某攝守尚書久所
差次賢否得其人其留佐予越明年既竣事會
南京工部尚書缺
上意又若曰茲維根本地且長寮也其擇予左
右在事久者居之以應古均勞之義於是公承
命以行公江陰人於南都若東西州可宿春往
來也而曹務稀閒雅適公初志云先是錫爵嘗
[illegible]南徙曳裾兩司空之門其一則退齋林公
其一則今太宰元洲張公每遇謁未嘗不相見
坐語津津移日不厭也錫爵因是以知兩公林
公馴行篤古媛媛姝姝而不刓矩矱張公肅括
而安明而好盡人其陳義榷理如屑輾盖是時
兩公皆適少事而其風烈耿耿業爲後生所指
目如此故賢者常好慕爲南官非南官之爲重
而所以養重者在也若是則茲行之爲公適即
負轜前驅衣錦晝遊又勿論之矣夫辟閭巨闕
完而用之則利垂天之翼以六月息則一飛萬

星士君子之能致遠肩鉅奉厚履盈固難以圭
撮効功而旦夕決筴也昔楊綰以王佐之才淹
於卑散迨其一旦拜相元勛奢士爲之睠眙歛
袵呂申公挹舉嵩山從司馬君實游時有二龍
閒臥之歎其卒遘會躡起佐成元祐之治何者
以彼其才使一旦都卿相之位天下之大也能
盡信而深服之乎惟其沉汨黜黯提提左辟而
不爭于一日之用使夫官評物望必在乎此而
不能舍而之彼乃後因其固然用其有餘以鼎
隆遇而享大名猶掇之也此養重之說也公言
不矯厲行無藩飾其在朝如玉立而山峙嶷然
爲士林表望而宏厚寬藹又如滄溟萬頃撓之
不濁澄之不清蓋錫爵公鄉人以數嘗望見竊
所以評公如此公起家歷郡邑藩臬以至今官
綜其治行大都上豈弟挈綱維如其爲人長者
其所亭法處議至今承用稱便故四方士大夫
之知公甚于公之鄉人而及是公行其相與咨
咨慨噫惜朝廷大用公晚甚于爲公賀夫尚書

非卑散而留曹非閒臥也然人情如此則茲行爲公重乎輕乎盖錫爵前所見兩司空與今劉公皆賢者負天下之望獨林公從廢起老不饜事而歸今張公一入爲天子冢卿而劉公方以盛年久次養其不盡之用何可量也古之人爲辭送遠往往歎息于其去而望其亟來如曰式遄其歸曰無疾其驅至今學士祖之顧錫爵新爲南官竊獨見兩公之重如此又以爲公大人也大人之道不正不行不欝不發愈遲久則愈重故其爲說差與古異且以慰卿士大夫咨咨慨噫之私云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萬曆甲午應天巡撫缺天子若曰是惟予股肱重地其擇老成敭歷久練文武事者以往而廷推四川趙公以原任都御史即家拜兵部侍郎開府應天命既下則東南士民舞手相賀曰是得人矣而先是公撫甘肅自福遠順天再徙業已稱久次

其在甘肅且逾年而會虜入洮泯罷歸時論九稱屈故再起畀重地予卿銜示不階循常尺寸以進者於是賀者復相與憂公之不能久無何公果兩推少宰不報則吳民益喜出望外而或又有疑

明主意不測以爲地方留公之利不若使公遂尹天下之爲公會明年公以丁酉之某月通前甘肅俸滿三歲考部疏朝夕下公得用賢勞晉階

予誥三代乃後民始知天子虛席倚公之意不薄而又知公之得褒寵以爲吳也則愈益大喜曰公且爲周文襄文襄故撫吳都御史在正統間以均粮治水積功德於吳者也歷官至宮保尚書終不改鎮故吳民遂以爲公頌云嗟乎使公不出長安門取卿相有以易此聲者乎于是公之屬布政使曹君等共造屬錫爵言以賀夫天子急我東南不難久借公以活我元元命于

螺蠃蒲蛤之鄉而錫爵屬謝事里居芘公之宇下忍默默已乎抑使君徵其事而不敏以意對焉於是使君進曰丙申之秋苦雨傷稼則旣八月矣於報災例已後時公慨然疏聞語甚痛卒得留漕粟之半所省耗米以二十萬計輕賫銀以九萬計匪是者爾時蹋貴將漕難輦輸百而當一民間一而當百民力盡久矣錫爵手額曰然予之饘斯粥斯亦已久矣願聞其次使君又進曰自東事起東南宿重兵苦加派公至立撤其半以寬民茲議復故額而公終不欲苦民疏請留關稅以充雖部議不即允業有端矣往歲當事者移鎮句容遥以威重示控制已耳公獨櫛寒沐暑歲歲出行部討軍實訓之而又躬廉儉以風庶僚所過郡縣不責供傳不以鍰贖私交際往往節鉞次境上民無知者其所意創爲有司徵粮土客兵支餉圖籍皆深中隱蠹科條畫一墨帥猾胥不能臨時上下其手而軍民以安其惠而辨精而不煩多類此者某曰唯唯使

君與公同甘苦劑緩急固宜知公蓋古人貴不聞不見之功今人反之往往張小爲大中緩外急口哆鬚張見謂能憂時目不親伍陣耳不聞金鼓足不履邊壖紛紛議增兵增備一切取辦于不能自言之小民足寒傷心本末倒甚竊聞公昔者嘗撫甘肅矣時二酋內訌朝士抵掌談封狼居胥之功而公務持重無張皇以此坐忤譴去比公去而究竟所爲安邊退虜者安在則其效可睹矣蓋今天下最患者上不憂文法而憂議論下不憂倭虜盜賊而憂在流離渙散與詩張好亂之民當公在甘肅時羽書飛流中外震虩所見惟虜時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東南之憂在若形未形之間民之畏苛政也甚于虜此尤不可以慷慨激昂之虛聲奠歆而鎮浮也則其道莫若寓儲積于折冲寓增募於簡閱寓登陴授甲于宿飽之士寓高城深池於未盡之民力寓手足捍衛於輯睦之民心此之謂不見不聞之功要於事治民安而止豈必以口擊賊

稱武健耶盖吳之以周文襄頌公而
天子咨咨東顧尤若有懸而待焉者異日筭功
計效其過文襄無疑但文襄之時吾吳如稂莠
不芸蟣蝨未剪本富國而若不足故其治尚櫛
若今日之吳直如病尫之人仰梁肉已耳投之
以五劑則鬲熱麻沸矣是謂真不足故其治又
尚靜櫛則朝革一弊莫興一利不能使人不見
而靜則吾所爲寓之道也不能使人見設以文
襄居公地欲横縱其田畝賦稅而翕張用之廪
其羨餘以上實筐篚下哺驕軍萬萬不能夫張
弛有時即宰天下亦若是而已公異日驅而還
朝爲
天子畫萬世治安計錫爵老矣尚能操治吳左
券以俟

送順陽令王君序

予嘗觀兩漢循吏傳見始元元鳳間匈奴鄉化
百姓殷富猶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而建武
中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座廣求民瘼采納風謠

故爲郡邑者競能其官而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厥有繇也今
上加意元元屢厘
詔旨奚啻兩漢之詢問顧郡邑吏加志于民者
雖不無而往往緣飾文具徒博虛聲豈
朝廷爲民設官意哉予嘗以此爲天下之爲吏
者惜亦未嘗不以此爲天下之爲吏者望也予
同年友王君諸生時有名用詩魁關中屢不偶
於春官會病脾侵尋纏結者且十載王君謝客
深居棄故所理舉子業一意披素問參同諸籍
察標本而消息之厥病旋已或勸王君仕君笑
不應或有以病訪者王君輒爲處方間施之藥
亦無弗取效者當是時王君絕意于功名之會
矣久之相過見王君漸徙謂之曰往君之無意
於出也愛身也茲業已康矣君家憲副君筮仕
上谷其聲施至今在也君得無意乎於是王君
悟戒裝北上而銓曹簡王君宰順陽王君且行
過予曰子其有以益我乎予曰予嘉兩漢良吏

之盛其要惟在詢民瘼問疾苦今君善調攝既
已脫厥疾苦而及乎里之人矣何有于順陽矣
環順陽皆山也舟車不通歲稔內者艱于出歲
祲外者艱于入堇堇足自濡浥也而緩急何居
是故酗酒呼盧罵市者病之狂也聚符探丸俾
犬足不蹩者病之邪也不修睦親任恤而勇力
是競者手足患也家惰耕織戶鮮蓋藏一有饑
饉即不免于枵斃元氣虛也置肥瘠而察脉資
瞑眩以取瘳若痌瘝之在體三者皆以喻治君
以折肱者酌標先後以康彼庶民已耳王君謝
唯唯予曰未也尤有便佞之輩能先吾意以承
志倚之若可以辨吾事而卒不免於蠹政病民
此所謂陽鱎而治卑父者之所驅車而不顧者
也君亦聞之乎王君又謝唯唯驪駒前唱王君
曰何以得盡爲我言之余曰君行矣邑有少庄
李先生者博雅君子也君下車可從而問政必
有兩漢循吏之遺躅出于予論之所不及者爲
君告矣亦何假盡言

重封異數序

今太僕卿顧東白先生起官之明年會
天子推建儲之慶得進階中憲大夫及贈封父
母妻如其官蓋當是時主爵之吏數奉恩澤詔
書所以顧懷羣臣甚厚然先生得之已晚乃
天子力亦以先生任公卿延登未艾顧此何足
賀也始錫爵童時則先生業已廢退布冠苴履
而居長閭鄉長老竊指謂予是故嘗立朝廷左
右扼腕言得失者嘗垂死闕下投荒萬里得生
還者時先生年長矣而予自始識先生迄今三
十年豈須知風雲變化蔚爲時用而先生前後
言事諸臣大都十死一存其存者或老病而不
任事或竟死蓋
天子咨咨悼念璽書褒錄常最于羣臣而終不
能越格例之外推恩及其先世有遺憾焉吾是
以爲先生賀而先生之始拜命也感恩嗚咽獨
不類諸朝士閒語錫爵曰夫某固孤羸小吏而
先朝之戮民也方上書時坐大禮大獄得罪群

臣瘦死大半而方士趙真人葉凝素等且隆貴
有寵某不自量欲以一葦障江河一當死既受
杖闕下則有神人投藥一丸得褁創至戍所而
絕漠大荒狐狸罔兩之所窟穴嚴霜刺骨飛羽
驚心二當死故事坐法陳言多不免而某編管
餘生不自悔禍仍因毋病求還三當死夫此三
死皆不自意得全得全矣又幸削丹書齒朝命
爲先人光寵蓋
先帝憐才之至意今
天子求舊之深仁何可勝量雖然以彼其諫而
死者十九非天地好生之心于某獨厚而諸臣
薄也某先大夫海隱府君鞠躬樹善而先宜人
實克佐之某煢煢罪徙得侍二老親持門戶長
子孫則闔內與有勞焉夫謙遜靜慤天應之福
乃自古記之矣或者爲是乎某聞先生言歸乃
求顧氏家傳讀之良信昔洛陽牟潁以不忍一
露齒得其陰護而却餽四知書忍百字者其卒
亦皆大顯吾觀海隱公蓋兼此三行資以問學

其受于天者必長矣而況其室家子婦之彬彬哉抑聞之器抱不傾劒藏不缺夫人生至于碎首闕庭摩切貴近出百死于震驚掊擊之餘而游目世態以三四十年之久一旦得志此其人能泯然不露鋒鍔者有幾若先生起家至九卿視其貌猶書生好儒逡逡粥粥如也天下惟無大事也則已天下而有大事非深藏厚抱之士誰能任之乃先生復以其德善祉美歸之父母而不自居斯其量某不能究之矣

送南少宰萬先生特轉北祭酒序

翰林進賢萬公爲南京吏部侍郎二年矣會國子祭酒缺有詔集羣臣廷議可者咸指曰公或曰是故常以司業侍上前講經義動聽者上知公久即且暮行有急召處遠地不宜或曰今兩雍諸生吃吃說萬先生不離口其所陶冶變化多成材功用以效夫順人之望績已效之功此上下兩重而名實附也語既聞

上上亦以爲無如萬公宜于是召入用先正丘文莊公林文安公故事以侍郎領國子盖特典云公聞命則淪祓筮日走陵下辭行餞紳祖綬雲滃霧潗相與咨咨睠慕瞿如怒如數不釋于公之去者夫北人之欲得公與南人之重失公二者雖輩笑異情公私殊致吾以爲皆是也藉令弟公自擇所宜居則不知孰趣舍焉而某間聞公緒言矣曰疾書多乙也疾行多躓也吾人仕且二十年見挈挈少輩飛纓躍馬之徒膏脣吻而資卵翼者如夜蟲附火其效可覩已吾又安所擇南北哉是言也吾師大宗伯秦公數與以厲其屬其屬皆聞之故公之去也數君子咨咨睠慕之懷視其它薦紳特甚謂某使綴辭送公而某不能應也抑聞舍影承光之劒必試之斷割然後稱利器驥天下之逸足也不遇孫陽造父即株守櫪棧間耳自公起侍從迴翔兩都以文章器業獲重語于天下其既效之功亦可謂遇而試矣然

天子與二三大臣猶以爲劒始發鋏未盡展其
驥足乃遂采僉言破常調而用公用不用于公
無軒輊也良亦可以觀世道焉蓋古者以仕宦
不出國門爲幸且榮然及其崎嶇齟齬往往乞
分司甘奉祠以去而蓋臣勞士乃心承明之廬
則又有汲長孺蕭長倩輩以外遷爲失所愀然
形諸色不樂故遇時則豪傑利馳騖不遇則耿
介得高名晞陽之葵在陰之鶴此兩者所由殊
軌要之均有待于外也今皇路砥平出西京盛
時遂甚而萬公始者踴躍于南薄蕭汲兩公不
爲其竟亦駸駸並用如赤虬翠螭跨挾雲霧卷
舒爲一彼且烏乎待我公篤中古貌君子人也
其操行循謹甚口不出安危機鍵之語而內辨
了了蓋古所謂誠有才者夫百司吏事可以虜
敏强力辦也若受重馳悠懸鐸植表遴廟堂陪
論議非誠與才合而能濟萬不有一焉故曰立
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又曰奔李不
言下自成蹊其萬公謂耶公行矣諸咨咨送公

者又可以彈冠慶矣

賀鮑繼田侍御考滿序

士而賢有才得遇知于世服官展采于朝取尊爵厚祿爲父母榮則其所親愛同戚喜者必欣然侈而賀之賀之必以詞其賀之之詞必爲揄揚稱美明其得此之無媿而論省其家世所從來非苟爲從吏也彼其得此者雖自於才且賢爲世所知知之而或不見于言見於言而或出于其曹偶以意相評隲非廟堂之所精核而主上之所表異則其所揄揚稱美或尚有遺論而不能無待於所親愛之詞爲張皇幽渺助宣風教如是者君子固無疑焉乃若三載考績績用成矣吏牘奏

天子天子璽書而嘉勞之矣其人之才且賢則已勒之勛府播在人耳目其家世所從來則裒然膺顯命服寵章光之大矣即所親愛尚何庸言言何足爲重然而世之人情每不可已無他故焉蓋古者聖王制爲爵祿以興賢勸能天下

之士固宜有踴躍自奮奔走其間然勢不可以盡得賢才而賢才或不羨於此則爵有所不能與而祿有所不能勸於是乎以名使之而以實權之策勛上最以褒其身者其名也貤封追贈以顯其親者其實也士有能官之名而又有亢宗之實則益以欣欣鼓舞而不勸蓋國家考課之法其係於人甚重如此故得之不易得之不易故豔而慕慕而賀賀而系之以詞非必其詞之足以爲重而相師相勸之意寔亦寓乎其間

吾友繼田鮑先生以名進士擢拜御史其始拜也有督察中城之命已又有關西茶馬之命能聲踔起

天子即其地命代狩焉計先生爲御史更三命閱三載所操握愈重且巨所行部諸邑屬愈有效比既滿考

天子按牘加恩所謂名與實者先生既兼得之而其才且賢則世固已知而言之廟堂之上又以精核而表異之某陋何敢飾蕪詞爲重于先

生顧獨慕先生所以得此不易又自幸獲瞻前輩丰采高山在止典刑斯存誠得以片言自獻於先生而寄其師倣之意有榮耀焉蓋先生持官奉使要於長厚近人不爲烹鮮束濕之政逞鷹擊毛鷙之能乃其中直節勁氣若金鑑而玉栗鸞停而鵠峙不可干以私故所至理棼肩鉅歷歷如指諸掌其詳在滿書中不具論論其大都云先生之考績也封其父南田君南田君初舉進士以不能婞婀權要屈首困州縣什不復起乃今而食先生報庥顯如是古稱仁者有後豈虛也南田君嘗令于崑崑之人至今歌思之予屬接壤所親覩記故復爲論著其家世如此

賀崇明令孫居素交獎序

天下卓詭負奇之士其才猷足以試盤錯而氣力足以經險阻則雖有繁責鉅任委之而不辭然及其耳目婢既精神泄越而用之無當則其弊至于師心舞智巧詆深文苟以獵虛聲取上課而不濟國家之用蓋予往往病之焉自海上

兵興以來政棼而法抗人吏因緣爲奸緩之則
蠹獘膠結而不可解急之則蠢賊蝟興而難制
當是時誠得卓詭負奇之士翻然振滌與之更
始其於治安甚便然吾竊恐其張皇勝而械數
繁益新止沸舉挺代刃則其患有深而不可言
者我崇明故太倉隸也孤懸介峙於洪渠巨浸
間諸沙連亘以百十里民分聚其中者邑長吏
僅僅以法羈縻之勢不得戶撫遥制此其視他
郡也號稱難治長遠矣頃歲遂爲盜藪艨艟旗
鼓之交日不得息創殘羸老至竄伏萑葦崎嶇
不安而强者遂瞋目語難狠戾縱横以持其上
之短於是乎邑空無藏庫而吏苦無馴民盖其
治之視昔時難甚掌畫大臣覩崔瑣怵迫之徒
不適于用而屬孫侯以往侯視事甫涉歲耳予
以壤界得時時聆謦欬觀注措焉其揣摩規畫
若離婁微睇而曲直在心瘁而蘇者勞而息者
蹷而起者逋而復其所者寃抑而伸者莫不曰
我孫侯仁能寬徭省賦以覆露我欣欣喜焉豪

而伏者黠而屏者訟而歸曲者椎剽而徙行者漁没而不得志者莫不曰我孫矦仁能緩刑慎獄以化誨我又欣欣喜焉胥而毖者隸而飾者介冑而守戍者儒而誦法者莫不曰我孫矦仁能明德敬教以淬礪我又欣欣喜焉自非砥行謹而持心平能以忠厚濟其材勇何以得此聲於人哉今御史大夫洪公廉矦德政下檄褒寵之其語皆右春局而左風裁先撫摩而后防禦此眞識矦之大者今天子大吏洪公實領袖之其昌言評奬爲不易得而其維御又在數百千里之外耳日隔閡風聲之所難暨矦以下車新政能使名聲彰徹寵書交至則繼洪公而來者可知已維御邇而風聞疾者又可知已今天子方察舉異才優以殊擢觀風采謠之使奉行維謹如矦有臺章釋召方自此發輒肇庸予職在史局冀且得撰次循吏傳以附不朽此何足以賀矦也

送陳雲浦序

予官京師乃得交陳子雲浦陳子游太學太學先生嘖嘖奇其才爲優其禮遇而寛以繩約故陳子每得休就舍從賢豪長者相晏語爲驩而予自顧於曹耦中獨竊竊慕陳子大雅卓犖無世俗態而陳子亦見謂予樸愿無他腸時傾盖握手相善也無何陳子過予愴然有行色問之則曰嗟乎王子僕自束髮始受書比于今齒長矣然手披口誦未有倦誠願得階尺寸發抒所蘊結譬之農夫纏裝殫既而後乃敢望歲焉盖昔者嘗從鄉之人試鄉之人輒先之僕以爲是固然而敢誰怨也客有告僕者曰夫燕薊故多慷慨士於今爲受朝上計之所人材湊聚如通都大隧百貨列陳而後美惡貴賤乃可辨識焉以子之才杖策往游其間即不必彈冠鼓瑟會有當食吐哺延子周公之坐者今規規然蹈足里巷中如妖冶妓人而蒙之綦首久隱長約無窮時竊爲子羞之而不取也僕也聞若語刺心焉趣裝而北幸冀野之駒無譙呵者愚不能三

上書且羞効卞人作兒女涕泣而當世知名士乃有折節與交游揚其名譽指目爲三千中毛遂者僕誠愧之而不敢不謂之知已乃知客所言良信然竟仆塲屋倘所謂毛羽未成不能高飛耶抑固吾數也僕今且復裝而歸矣歸之日塲有登科室有執爨季子雖困不吾誚侮也而亦因以息跡屏嚣沉冥懸解益聞所未聞即支離濩落不恨獨恨與一二君子別耳予感陳子言爲欷歔太息既悔疇昔知陳子晚徒卒卒交車駟馬之隙不能須臾又歎陳子才若是往來南北都歷二十年所猶然逢衣淺帶不能取高第立榮名爲少長速捷者所姍笑蓋予嘗典科舉不能多得士爲天下習此生輩也然陳子雖仆塲屋薦紳先生爭知之戶外車常滿或乘時附驥取一切功名亦無難焉而陳子不願也陳子雖欲稍稍自表見顧其志方以抵書泣王爲耻非名公巨人就訪則匿縮不敢見問與昆侖王子策蹇郊坰舉酒抵掌和歌爲樂予是以益

慕陳子而重惜其別且懼其激于不遇而尋於
陵接輿之跡名湮滅而不稱其志也于是乎贈
之言且以爲勗焉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賀宮保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序

上御寓之二十有六載仲春九日爲先生九十
初度辰先期守臣以聞
天子以先生名德上壽參於累朝所未嘗有特
古遣官存問仍加秩一品爲太子太保而禮官
大行實奉

璽書從事蓋殊典云錫爵生也晚于先生爲最後弟子行今亦齵然稱老人矣而先生膚未雞髮未鶴强食壯履灼灼尚有少容然後知先生眞異人也夫稱異人則往往投跡于嶮巖幽谿翔鴻莽烏中以攻面壁枯槁之業而先生蓋亦嘗神游其間不越宴坐以觀所謂三乘五華出世之外者間自號曰散樵曰仙史曰茹芝生四方遠聽之士未及其門則其視先生如安期羨門生凌屏赤霄之表不可得而親也乃錫爵獨甚幸爲先生鄉人竊陰識其出處趨操之概蓋先生生九十年其所居不於朝則于市其啟處服御嘯飲在所休休然其和光綴接里之執經問道與士大夫之東西行禮於其廬者不擇賢愚少長皆意滿而去如是先生其有以異人否其亦肯自居異人之名否而不幸使遠聽者望而嚴先生又使邦君諸侯歲歲以其名聞天子天子至爲之當宁側席有不盡用之歎三旌之

寵相望里中此皆非先生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循墻傴僂退舍三讓而不獲也而錫爵至是始敢名先生之道不苦空而禪不標幟而儒不垢俗而隱其庶幾古之有道者王文中周元公之徒歟然彼之二賢年位皆不及先生先生既老里第厭於世榮其卒以顯奕褒大如此則似天篤我
皇家之運以弘鬯道風陰扶名教不偶然也而或者謂先生自釋褐至今未嘗三歲立
朝其天人遇合之奇與子姓蟬聯之盛在先生一身攝受則優在天下之望先生酌元氣而雨四海則猶未足夫先生非忘世者其所著且耄餘雜紀蓋亦以被遇
三朝殊恩未報慊慊不自滿而錫爵間請其餘教抵掌而談皆近古名卿賢宰相之事夫先生非忘世者其用而不盡用與不用中之大用則錫爵能言之
國家二百年太平儒效考于經可睹已大抵宦

業鄉行自近歲始分綰結登朝之吏强力辯數
當于世之取舍郄車可載而有也嘗試陰閱書
生束修處子耿介過里門而下車臨徑路而讓
左者誰乎
朝廷雖衆建官師長吏補察惰違銖黍無所貸
假而文墨殿最之外尚能採評于月旦校課於
鄉曲否嗟乎此士節日靡而寃亦鮮効實之吏
有以也狂瀾既倒三尺無所操其權則惟得天
下重人名士嶽立表表以黃髮耆老之言玄古
澹泊之行盛服矩步之容塞兌掩關之養爲天
下父爲斯文師則世道庶有還醇日耳有如陸
先生穆然野處而都海內之望若西河之宗子
夏晉鄙之薰陽城此禮樂教刑徵發期會之所
不能及者而海內之知師尊先生則亦以先生
早稅轞鞅處不爭之地故聲未出而信色不動
而嚴表俗範世之外則又以其餘吐納和氣凌
歷歲寒卽百年且未量若是而先生之用全矣
夫先生卽大用位不過宰衡而天下事未必能

盡如先生意所欲爲也苟未能盡如意而海內士尋聲者疑操券者責其師尊先生必不如今日之翕然而先生亦未必能樂乎其壽也敢因同年潘方伯之請書此爲先生壽因以請敎焉

壽太宰兩洲王先生序

太宰兩洲王公者江西安福人也始公爲御史大夫視師海上爵方在髫髫從門閒睨之貌傀然壯武意氣揚揚竟梟禽內訌若啜汁射隼不勞而辦當此之時叱呼駭三軍威厲凌山岳望而見者逡巡辟易若不可近旣而爵從武衢毛先生游執經之暇猶指以詫語於先生先生曰是古所謂豪傑士當大事而不動心者仲山甫裴晉公之流與且夫棟强能支人强能任今天子方慨然有意治安睹脂韋怵迫之徒不適於用是必且求强有力逢蟻起而敢任者朝夕訪焉以階太平之治如公磊磊丈夫計當此無疑也錫爵受而識之以試公所踐歷信若左券顧獨怪其掌銓南中不久而去竊妄謂

天子需才甚急既以知公能貴重之而復不竟其用此何爲者葢公自海上別且廿年途轍幾遍於南北所操握皆叢責重務必無暇於老莊之收視返聽其精神骨力或久而漸衰因飜然舍去從事於巖居川觀之樂未可知也亡幾何毛先生就教安福得謁公于堂具見公起居狀且曰子不嘗稱王公壯武耶以今所睹聞壯者茹矣觚者圜矣怡愉悃欵被服若儒生而匹夫孺子與之爭席爨矣抑其年已逾耋日與後進鞠躬起拜爲禮强駛矍鑠無渝盛年士夫東西行過其廬而問政者未嘗不曳履迎也經生術家攝齊挾策肩踵相摩接于門延入與語語竟日未嘗忘也筆劄之事未嘗不親行遊二三里未嘗假車葢也吾且歸逮公誕辰當舉觴綴辭爲賀子不能無言爵于是俛而自失既悔曩時識公未深而猥以賢豪慷慨目公于建牙開府之時而擬之指麾聲勢之未及罷而去則又疑其年老氣衰倦遊世路不知公之所養冲穆如

是而天之護持公久而益以堅完又如是也夫詩稱仲山甫不畏强禦而先之以小心令儀柔加維則裴晉公秉鉞持權時前史稱其沉毅及幅中謝事悛悛如鄙人故知柔者剛之本能剛能柔通人之所以居功名而綏弗祿者方公柄用廟堂左揮右揣海內豪俊低首下之視其晚節斂退若兩人然其于剛柔之際蓋可謂完德矣莫邪雖利過用則折金石雖堅煉之則化假公知進而不知退或退而未能伏其睢睢盱盱之態豈必其神全氣定壽且康哉一旦天子思舊德起公於家雖老其精神固無恙且必摳衣伏劒馳驛詣闕下是時立朝手采又不知何如不然天之護持公將何爲也

陳東橋先生夫婦雙壽序

敬所陳君以甲子計偕上春官登進士第與余弟家馭爲鄉同年而余因以得交陳君陳君與余交既狎時論道兩家譜系敘世講之情焉而余因以知陳君父母皆無恙陳君年三十許耳

再試再有名而又及其父母皆無恙此於儒者爲至榮人情得之爲甚樂然余獨微視陳君色適適然驚眷眷然懼以憂責畏途之不嘗而虞其過佚以忝前人此其視浮俗夸毗之子意得而盈者相萬也而予又因以知陳君賢陳君成進士三月而司銓大夫表爲鄞縣令鄞故劇邑難治又今世仕者不樂補外在進士選中特甚爲進士補外而又當邑劇難治則其不樂又特甚而陳君獨捧檄喜趣裝而去無幾微難色此則余不知焉間以問陳君陳君曰今者吾拜命而南也得取道過家奉卮爲家父母壽又鄞距吳不千里無崇山巨川之限二大人者年老矣勢可迎就養必至於鄞此吾所以樂也陳君言若是余聞而感焉夫人所以輕去家離親而求仕者豈不願策功顯名爲父母計久遠乎而父母之送其子求仕也亦曰行矣勉之必無顧返然至其留滯而不歸或道阻不便迎養雖歲三遷日再召曾不得與幽疚賤人採拾啜飲而朝

夕者比非甚忍心決不以爲樂而父母雖甚安無恙念悲其子之遠決不能宴然樂乎其壽也益予兄弟與陳君俱幸爲具慶而予獨以羈處閒局無一事可假而歸者交戟之外不能越尺寸步三年矣時以書迎家大人就養家大人憚遠行復書不可竊問往來人起居飲食狀對者曰甚適問口授何語曰戒無思歸已又問大人獨不念兒遠乎而其人喑嗚不能對也此可以知爲人父母者之心矣予亦人子也獨柰何無

慕陳君哉始者予送吾弟南也吾弟方試不偶駕小車折軸弊衣冠而去欣然樂之曰吾且得歸壽吾親焉家大人以書來亦曰汝第留吾季兒歸樂矣以吾弟觀陳君爲不得意而樂于得歸以壽親吾親雖不樂亦稍稍以弟歸故遣于懷然則陳君之樂何如而陳君父母之樂乎其壽又何如此余之所爲慕而不能無言也陳君之父曰東橋先生及其母陶孺人皆賢其父母之先又賢陳君之歸壽親也道家世而頌盛德

者且有學士先生在余故弗論論父母人子相見之情使歸讀之觴次以佐陳氏之樂云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六十序

隆慶三年巳巳我師大宗伯潯陽先生年六十矣壽之日士大夫操觴酌斗歌南山天保於庭者所在雲合而爵見辱爲先生弟子又吳人也川浮陸走往返先生之廬三舍而近然徘徊過期者且涉月矣非敢居士大夫後蓋難言之或曰何居乎子之難言也爵曰夫先生自結纓金馬歲登月陟以及今官蓋

天子常霈然降發中之詔褒寵最於群臣群臣仰上之風惟恐後其肝膽勤赤則

天子言之而文章德業之詳赫赫在朝廷與天下者士大夫能言之且非獨于此也徼遇合則跨風騰雲後華盛則殲薪飴釜志不朽則勒鼎銘鍾祝眉壽則摩銅洗髓環海內所謂吉祥善事先生耳飽聽聞其既倦而歸矣又安取古人之士苴緒餘而嘵嘵贅辭爲先生辱故曰難言

也葢爵有一說所親見於先生而他人不得知者嘗試言其畧爵舉進士于先生之門先生於時方爲九卿柄用而又以筆札供奉內庭往往夜半御前出片紙中官貴人傳呼就床趣先生起對對成手中方銜袖擁衾而朝士車馬已嘖嘖待户外又輙起延客客語未畢而省中吏捧筆囊文書者又至矣此爵之所親見也吾竊詳先生狀精神泄越而起居煩懣嘗與同舍郎私嘆之而同舍郎者比乃以職事繫館下不得侍先生于家今年秋會爵承乏南雍以過家之便私候先生先生之倦而歸已三四歲所矣而色容加澤齒髮不爲動拜而起强駛若飛鳥既張飲飲輒竟日夜不言勞此又爵之所親見也曩令先生尚環轍世途往而不反則所謂徑寸之地如炎如氷即尚强無恙可必乎嘗獨觀乎損益之理自日月四時數盈必昃功成必退不得久居而溢取而于越純鈎精光怪氣時閃閃射斗牛之間及其不收也乃至於與鉛刀同敝故

曰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此老氏取與翕張之旨儒者稱之先生自解組林泉矯首游目以觀乎當途之士菀枯俛仰旬日萬態而先生食不爲吐寢不爲夢日從父老故人飲酒賦詩相娛樂別業外館不移而具暇則躡登山之屐鳴出郭之鐃理泛湖之棹此亦人生之至適矣先生不壽誰壽哉然爵聞之君子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推其有餘猶足以扶翊世風訓整邦族故兩疏陸賈老而倦游陸沉自熹爲飲醇擊鮮計而主盟洛社高臥東山者卒以鏗鍧輿軫雹耀而日光又如伏生九十猶口誦尚書教及女子帝使博士掌故受其書董仲舒老居山林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有大疑則遣使往問不佞請先生擇於數君子而某得順風而請焉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八十序

方今寓內清醇龢粹之氣鍾於東南故吳越間多鉅人其進而振佩鳴珂藻帝謨而恢皇緒退且爲洛耆商皓有安居几杖之適圖經所載相

望比比乃進退稱兩榮集有全福者莫如吾師
董先生云先生產于湖郡郡界在吳越之交震
澤具區左縈右帶而天目雄峙其前即道家號
爲三十四洞天者其元氣所涵浸靈采所磅礴
則先生當之矣先生始釋褐讀書中秘廣意于
天雅之林當嘉靖時
天子方嚮意文學而先生優游奉璋槖筆之務
薦歷清華繇少宰進大宗伯銓品人倫賞清邦
典天下方想望其大用而先生倜然抗域外之
思矣懸車以來開綠野之堂於茗雪之上遺榮
鏟采脩然葆天倪而友造化者廿有餘年而及
是爲先生八十初度之辰日月以累之安期羨
門不難至也
天子即一旦禮先生于家而問焉蟠溪之略濟
南之書辟雍祖割之儀可覆而覩也顧小子遊
門墻最久日習于先生二十餘年事則請先徵
已往而後及將來先是先生七十則小子觀於
天目諸山爲取山靜不騫之義祝之具言建禮

焦勞春明塵坌不如婆娑雲臥之適今先生年益高世亦且益思先生矣其子孫鱗次甲乙出入華省而士之齒藉門下以階通宦顯列者即小子至不肖亦覥焉三事矣豈先生之道靜固爲動君而天之故陰隲先生不躬酌而飲群生不爲龍而雨天下者其將有在乎夫震澤五湖之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於四瀆祀典見謂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縈紆怒奔以資舸艦工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禀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由澤而川由翕而散故湯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峰而潤爲脂田腴藪則三州之賦甲天下蓋先生之鍾秀在此而其道亦近之其出而奮庸日未中而稅駕澤不溉于天下猶五湖之讓尊於四瀆也其處而陰閱世故時見德機後生子弟稍稍得其緒流餘泳一二試之家袁楊而人丙魏則五車之載而百壑之委矣乃世終以先生未及大用爲惜而

後生子弟取分一二緒餘中者或疾行而躓于多岐或中道而闕于造物是皆不足以盡先生之用而先生則又以其用而不用者抒吐性靈揚榷風雅以馳驟于古作者之堂無論鴻裁大著藏名山而府群玉者炳然與天壤其敝無疑即尺蹏占問五版佇荅淋漓浩瀁往往累千萬言如倒峽建瓴而下蓋近代文章之盛未始有也夫先生豈有意于文者其純氣之守如水涌而物浮倘小子所謂靜爲動君者耶水靜而動則雲升澤降皆成潤人靜而動則道行言出皆不朽者是而先生爲用乎不用乎其爲用以後生子弟趾武承翼而壽乎抑自以不朽而壽乎而或見先生爲德於鄉有義居義塾以鳩其三族之人有粟傾於廩槿施於道以肉宴者之骨則曰是當以陰德壽又或見先生聰明善飯拜起强駛少壯所不及則曰是當以精神壽是皆知先生之粗者善乎周雅之祝曰如南山之壽又曰如川之方至夫先生實鍾山川之氣以生

方其動之徵靜也則小子爲之歌山得壽體及其靜之復徵動也則小子爲之歌川得壽用語成而同門某某使書之爲三爵之獻

賀封公林省菴壽序

世稱天子封官珥冕束帶以處乎其鄉而有司與之聲折爲禮蓋其名甚榮而無官守繩墨之拘意有所欲可以無所不爲故其恣睢乘勢至於持州縣豪鄉里而托玩細娛者則鰓鰓然有膏殘景昃之憂於是乎飲醇擊鮮朝歌暮舞汲汲乎惟恐不及而遊從賓客相與進說左右假丐餘沫履綦車轍常滿户內外蓋今世俗所爲貴重於封官者大率繇此而尊生之士且以爲肥梁腊毒輿輦麼瘦曾不如躭玄守雌屏耳目健羨之爲適故其說曰齒與舌孰完樗與桂孰久物與身孰親謙與盈孰益此四言者天下之至言也而錫爵請誦是爲省菴林先生壽先生有子司業君司業君故嘗爲翰林上功最得推擇爲今官而予見辱爲同館時談道家世故諗

知先生先生今年八十有五天子比歲加封者再矣其齒於鄉則古所謂杖而適國縣官歛袵執壽於前者其食報於家則天廩歲饒大庖日給可以時節致滫瀡其坐于堂而羅子弟於庭則擁經而趨者曳繡而舞者跪而捧觴上食者蒸蒸濟濟爲司業君慶未艾也可不謂至榮盛哉然先生顧闇然退藏泊然自得鍵關趺坐有先人之室馮几吟諷有六經百氏之書緩帶逍遙有騷壇耆社之會其心遠市朝而足不跡埃壒彼區區貴重之勢曾不足托玩而汩撓其天和明矣卜子夏王彥方之老於其鄉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行不嚴而治今先生窸窣一室中不出門庭竟老而德薰州里息棼止沸人人各如其所欲而止其真二君子之流亞歟世之降也脂韋逐利之徒澆淳散朴繁文貌以相驁馳而簿書俗吏又不講於羞耇尚齒之禮間有一二老成長者能傑然以古風篤行卓立于後生儇薄之中而州里化之有司禮之

天子降璽書殊章服而待之其關係世教豈淺鮮也而先生復聰明强健灼灼乎有啖桃吞丹之容且安知造化不引而翼之使齊美於松喬化俗於黃虞乎富貴適也壽考命也先生既却富貴而不有尊生好修以昭受遐祉即累千百歲乃先生之所固然無庸祝也所爲祝先生者爲世風升降之幾將以告諸長老使皆有興焉

壽金東涯八十序

余官京師時京師士人有自浙中來者問東涯翁無恙乎色容澤乎食飲喜乎精神强健齒髮完乎余雅未悉翁起居愕而不能對也余與翁爲鄉人宜知翁翁又長者宜知于余以其故問者屬余而余不能對也甚媿之焉歲乙丑翁之孫應元君以武舉北上謁余而請曰應元無似奉大父東涯教以及此翁春秋八十長矣明年八月三日實惟誕辰應元且歸得躋堂壽焉惟太史先生以尺翰爲衮鉞南山之祝敢勤執事余既喜于知翁則具以客之問問之而金君具

以對曰翁雖老强駛矍鑠渥顏而善飯修然壯盛人也時褐裘曳履行遊山澤間歷仄磴躋重巖同行者或愕眙却步而翁上下若飛鹿車鳩杖無庸焉又曰翁嘗解褐爲吏三佐大邑所居民多所去見思今其地名公貴人猶時時問暄寒枉車騎焉輿論見推爲悃愊吏無譙呵者又曰吾家世鄉居十畝之園三徑之宅翁行臨窘嘯處也自投簪弛擔二十年來跡屏城市交謝軒裳庚桑南郭之與群而禽魚林草之爲適其遠利如膩而盛德若愚故邑里貴游或累歲月不聞其動靜其知而問之者自故所經宦地一二白頭孩稚之外無幾矣金君辭未幾予聞而咨咨感焉夫以年齒如翁卓卓行誼如翁能使千里頌德咸知而問之而桑梓后生至問焉不能知余始媿之乃今聞金君言而知翁之得此有由矣蓋古之君子出處二道不相爲謀出則奮景揚輝以幸惠生靈垂聲鍾鼎故愈遠而名愈彰處則歸真反璞以聖蜉蝣埃壒蠟蝨泥滓故

愈邇而跡愈晦方翁左馳右騖上率下使當此之時得恪位署以憂勞其邑之人即欲自引深藏如山澤顯頴之士洎然逃名而不可得及夫倦游歸隱志憚乎雞犧而性痼于膏肓則惟恐影響之不幽鑿坏拒户遂與世違其于出處之際可謂兩得之矣何怪乎名彰而跡晦遠者若慕而近者遺乎吾聞之神聽在人福徵自德翁出而施澤於民固宜壽又聞之居貞終吉得一可久翁處而斂德于一身又宜壽如是則公莊椿朔桃未足異也余重金君請遂次第其說使及期而奏之觴次而且以復問翁者

壽養吾吳翁六十序

始吾少時聞鄉先達有敬齋吳公者篤行君子人也祀于學宮嘗從諸弟子拜之其老成習識公者再拜公公之子孫能讀公書稱引先世者又再拜則今養吾翁在焉于敬齋公則從孫也于吳氏爲老成人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故鄉里稱敬齋公者以爲位不滿德其後當興興必自

翁始吾良謂之知言居久之翁老困逢衣厥子某君始以明經取進士有名于時葢致是言始驗云鄉里談翁者又謂非翁不能成某君非某君不能重翁天于吳氏如挹水而注之深培厚種而獲焉翁福壽未量也余又謂之知言即不知公之始願將折桑蓬舞長袖遊大人歷金門乎抑折菱紉蘭婆娑里門坐而觀子若孫霞蒸飈舉之爲快乎某君且歸翁壽其爲吾問之二者必有處也夫人有所同然者疆裂壞斷可以臆決揣摩得其十八九况在翁吾所嘗從遊者乎且人自爲人子至爲人父以及于爲人祖于天地間則呼吸也于其身則少者壯壯者老丹者華落黝者色變自非大惑誰肯勤一世以于犧牲青黃之用與檻猿籠鳥相搏一飽哉顧養吾翁其始則人子也夫爲人子與爲人祖若父者雖前後一身然始之身則父寄託之身也不知其當爲人祖若父也則不憚苦筋骨竭思慮以求所謂立名揚身者至于時之既去而其後

有人然後退爲身計恬愉偃仰以視子孫之成此兩者惟通人爲能處之各足而不膠于心故出則天蜚處則泥蟠壯者不慕早休以偷老者之佚老者不期晚成以代壯者之勞時屈時伸時行時止歸之順應而已葢吾昔者從翁遊觀其挾册廿年數困有司翁未嘗戚戚憂也而某君旣得舉翁茅沐浴告諭于敬齋翁祠足跡不歷有司之庭賔至者相與爲之動容矜跂而翁色自若夫是則翁于窮達老壯之際可謂去羨去故無一事可以勞吾神而役吾形者此翁所以壽也雖然是又在某君夫程太中生淳化間至于今千年矣一得伯淳爲子載其令名比于長視久履者耿耿尤著故曰太上壽名其次壽身夫太中伯淳父子在爲之而已萬年之桃九霞之觴不足道也公其以爲何如君其以爲何如

壽表兄怡洲吳翁七十序

余母孺人吳于怡洲翁姑姪也翁于諸吳中年

齒最長余髫髫時從母謁翁于家翁髣髴已半斑矣以余母故見呼余弟云歲邁時駛掉頭廿年而余乃歸尋强仕翁亦躋齡七十新陳代謝之故衰榮倚伏之幾襍然百變于前而翁精神骨力宛宛故時狀也造其廬則考鼓在堂華簪滿座列鼎張具魚羔烹鮮而嬌歌妙舞爲之前後睹其貌則渥顏而絕步退聽而逖觀倒屣延賓襏席行酒趫捷若飛不煩几杖顧視其子孫則衿而侍者繡而舞者齔而抱哺者翩翩然濟濟然皆千里駒也而翁方七十康强俛仰左右俱爲樂事視廿年以前金谷繁華之態青春壯盛之歡有加無替焉此于人世屈指有幾哉葢自古稱壽以七十爲稀然余目中往往不乏焉顧傴僂憒眊齵然齒墮者十人且九若是即累筭千百而其人自以崎嶇愁苦不聊其生此之視翁相萬矣翁起居食飲無以踰人未嘗讀老莊之書受參同之訣脩操服補煉之事而高年不衰享有諸福此其故小子能知之焉今世所

爲斷斷而爭齪齪而謀者豈不願紆拖青紫囊
牘金錢乎爭可勝也謀可獲也蓋有之矣雖然
吾視其目盱而不得瞬焉色熒而不得澤焉口
噤而不得語焉體束而不得舒焉即幸而長久
猶枯株巧榦未遂剪伐而欲比質于莊椿侔味
於期棗必不然矣翁倜儻長者落落大度其胸
中不設城府攻械數與天下角名而爭利故其
心常閒形常佚氣常完無穿攘其天和而優游
以老蓋邑有司嘗廉其行諠寵以章服矣而翁
不爲榮時時褐裘曳履行游阡陌間跡屏城市
交謝公卿泊如也家故饒於財翁汗漫出入不
爲纖嗇訾省至庫無封藏廩多露積臧獲婢妾
群攖競攘而翁喜愉微誚不以屑意其解嫚濶
踈爲精廉刻核者所姍笑而翁竟以寬故得愈
益長贏緩頰舒眉自得于米鹽錐刀之外閱世
七十載乃風雨霜雪之所不能咻而榮辱利害
之所不能及也以此而望大耄胡耇其致不難
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請爲翁介壽

而佐一觴

壽邵越湖八十序

始家大人弱冠遊成均則已識越湖先生於諸生中時錫爵兄弟猶未齔而先生業頎然爲壯齒登科顯名矣歲月易得家大人冉冉黃髮稱老人而錫爵罷爲九卿歸猶及奉觴綴辭上先生壽然則先生之於世也曾之靈光而周之九鼎也豈獨爲邵氏子孫重歟先生自諸生試爲吏若干年已去吏歸隱越湖上若干年已兩子上饒君侍御君先後宦學通顯而先生陰食封官之報又若干年計其景光託於天壤無容間古所謂一世二世三四世之事先生蓋歲歲閱之至於今逾八十春秋云夫世之閱人也菌椿同一息而彭殤等翼也人之閱世則自孩提至白首其年甚遠其變甚夥故老者閱壯壯者閱少榮枯成敗得失是非迭相閱也而世有百歲之身懷千歲之憂者有老復思壯壯復思少者有營營擾擾竟一生不知老之將至者故達生

之士常不極少壯之用由老返壯使形神歲月皆爲我有是迺謂之眞壽惟夫庸俗鄙生極於少壯之用而酣參紫宮翠雲之適老不能自休以至七八十歲攬鏡羞髮然後盡銷其扛鼎干霄之志而逡巡嗜嗟避後生之路當此之時寐方醒而數魔器歡酌而既滿即彌百歲憂彌甚耳譬猶張樂洞庭之野而聽者或嘯或泣非其相反所繇殊趣也先生歷官至金紫一爲省郎再長州郡民至今俎豆之然清介矯矯年未至而以齟齬歸識者有騏驥跼足之歎雖門地尊官雲仍鼎貴而里居服裘闇然與書生寒士齒繇斯以言先生少壯時所閱于世凡士衡所稱軒冕漿炙十未得一二而皆歛爲收視返聞悅豫性靈之用目不極色而明爲我有耳不極聲而聰爲我有形神歲月先生皆自有之故八十歲而饒樂健旺不減少壯此達生之效已先生諸子最貴者爲侍御君侍御君歲歲以望臣持節行四方於諸子中去先生最遠會有江西之

命乃得假道歸壽先生八十于家今年代還而先生又八十二矣朝廷于侍御君歲歲行遣不出大江左右而陰若爲之擇便地者然則先生之自爲壽與侍御君之壽先生皆不偶然所謂一日二日百歲千歲者也錫爵徼惠家大人世講餘福故于鄉薦紳之援簡不敢辭而述先生之真壽者如此

壽石溪陳公七十序

夫陳先生今年壽七十矣蓋屆指七十年中其出處大都四十歲而仕仕十五歲而歸歸而見子中允君舉進士爲翰林又十五歲至于今故論者稱先生閱世無慮三變而晚節最適以有中允君也今中允君奉先生家學日夜効天子左右出則陪輦入則從二三元老周旋唯諾於黃扉紫禁間可不謂儒者至榮遇歟夫先生白首明經僅僅得一第然崎嶇南北中外間然出而殆再摘而窮卒待中允君成其志然則先生計與其出而負憂責于世不如樂處與

其身自爲效不如託之中允君故曰最適也雖然此俗論也夫人情何厭之有苟六欲五綦其根株未痛除掃盡而外物者隨而搆之則且有中扃爲楚越穹影爲鬼魅唶然以終其身者況擾擾得失之際乎此不自適之譬也夫不自適其適者豈必營三窟闖九關負擔背芒之爲累哉蓋昔之人或鞅掌王事而羨西人之宴息或沉冥醉鄉而憤世路之不夷二者清濁動靜則有間矣其于外慕則一也故今僊家以色空之相乍滅乍起爲有生諸妄一切受而不拒沃而忘之以自得其所謂性者其說近于孔子之素位余有取焉中允君曰自家大人解褐爲吏而不佞所至輒奉七筋以從每見其矩行戇步淡面鈍口固心疑其非游世之具遇合之媒然家大人性安之雖再起再仆不爲悔也退而老于田里結茅灌園蠕蠕蘧蘧若寓物于造化而還之視七十年菀枯凉燠之變不知孰得失也此家大人之適也余以是觀之曩令先生稍稍咈

性諧俗必不窮窮矣意未忘于世如古者醉鄉之徒即中允君日致三旌之寵以爲榮上萬石之奉以爲壽猶之不適也故自適之道朝市不喧巖谷不幽不外慕而皆安不擇身與子孫而皆效而先生益觀其深矣夫陳太丘伏處嶮巖深谷之中而子孫公卿貴盛至累世其聲稱不能出太丘上今世人矜羨聲榮張皇服命以爲是皆足爲親重不知代間父母亦有不待子孫而重者如陳先生與太丘復何待哉古人不云乎上壽全神下壽全形夫無待者是能自適其適而全神之人也持是以壽先生則幾矣

壽申年伯母黃老太夫人七十序

少師申公自壬戌及第辱與余爲同年同館同里閈兄弟比登政府又推轂余同升而最後又同以將母稍病蒙

恩予告歸天下以此羨余兩人出處之同若塤篪和而鶼蜫親也已末路稍岐余索居海上常戢身閉影苦雨愁霜之不給而少師公獨時時

文酒賓從爲汗漫五湖之遊天下又以此嘆宰物之無全不卒令余兩人晝遊同適晨省同歡余亦俛而自痛其不如也儻所云厚薄之報非耶少師公既歸將毋垂十年而毋黃太夫人壽始屆七十渥顏健履猶少壯不啻也而少師公會又以伉儷偕老更侍大夫人左右一門之內前媛姝而後嘻愉如肆夏和鳴金甌玉斝之無缺則豈非得天之尤全而生人之至榮至樂有出于盤匜奉養岡陵稱祝之外者歟余既以德薄不敢希少師公間嘗私綜其出處崖畧于得禍最宜者則老氏三寶易謙之六爻試矢爲少師頌必無愧焉而少師公不自有也曰吾所爲粗立此身以功名終始固受之吾母吾母蓋煢煢稱未亡人者四十餘方其飲血茹荼不膏不沐豈暇知代間有富貴壽考雲仍累葉之盛哉余小子蓋嘗私其累勤積苦四十年未食之力而于今始譬之啖蔗及甘炊黍成釀以一品官封翠翹珠珥爲報蓋世人所稱至榮至樂而

得天之全者半乃從辛苦鈌陷中來而余小子則又何敢言福福乃吾母自有之耳嘗見其被服進止依於謹樸一絲半緡爲損德惜福計而吾以師吾母之儉居恒靜翳室中戒無入外人一聲一跡而吾以範吾母之嚴其處姻族下至臧獲厮養皆煦然陽春曲有恩意而吾以承吾母之和常挈群從子孫往來道途險易閭目不瞬色不動而吾以安吾母之養既貴而壽掩抑若諸生少年婦脫屣世榮以一歸晝錦爲適而吾以恬吾母之隱蓋少師公之稱母德大畧然矣其亦有嵩目危時棘手生嚣調維宮府上下間爲少師公所自知而太夫人所不知者乎抑有太夫人知之而天下不知者乎嗟乎余言至此顧而思少師公疇曩拮据在事之狀有如至今荷擔未弛而退分其大官之膳以供歛傾朝頌功德之聲以壽此爲生人侈麗之觀則信美而何如今日佳兒佳婦手調食飲而躬進履綦者之爲眞樂也頃中外多故皆爭引東山故事

以目少師公而代爲少師公以轉祝母壽者又皆申之以鼎鍾千百世之伐余隱人也所知者隱事嘗讀潘安仁閒居賦其言隱事最詳而最所稱樂隱自得者以太夫人在堂得時時御板輿升輕軒子孫襁飲於前以爲樂宛若少師公今日之事然閒居賦中以母老病羸爲念而太夫人七十正康安仁倦遊在左官失意之後而少師公以上相勇退完名備養宇內無兩潘氏子孫不聞達者但以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而太夫人有兩孫七曾孫皆紆青拖紫輝金映玉爲少師公夫婦羅立起舞佐觴此又皆閒居之所不及也吾故願少師公留有餘之功業以益太夫人壽考其言差與俗異而太夫人視余猶子其亦以余言謂何矣

壽許母丁夫人六十序

今爲貴家婦安坐而取官封受祿入乘軒跕屣無所不得于心而厮徒婢子思丐其咳唾之餘稱引今古以頌盛德可不謂至榮樂哉及其一

且失恃单門弱子爲守而扶衰奔命之不給視
昔者繁華貴勢遂往不復瓦裂而灰冷葢予嘗
咨咨感焉夫豈惟其予孫之愚不肖不任門戶
乃其身亦自以佚樂貴驕得志滿意而不足以
維憂虞茹辛苦爲長遠計後之人無所受教訓
以至此也今予所謂詞而壽之者曰許母丁夫
人夫人事午江先生及其少壯名尊而身寵當
是時先生横金佩玉千里騖馳能令郡縣吏奉
韝襏席于前而閭巷小民詘要屏氣而稱主臣
天下母不知先生而夫人之名亦隨以重此如
順風而聲疾無足異者既先生捐館舍而夫人
煢煢寡居垂二十年物謝事往其勢無所假重
而名稱不衰于譚口門户不僇于有司今春秋
六十高矣設帨之辰車馬在門賓婚滿座薦紳
學士道家世而祝純嘏斯爲盛焉而諸子皆經
笥武庫載德而練事有故家長老之風里中猶
嘖嘖稱許氏有子此非特弓冶遺訓漸漬使然
亦賴之乎母儀矣葢夫人故起儒家方午江先

生身强赫爀則以歛德戒盈退而顧後聽騂之思鷄鳴之儆無日以怠閒庭立諸子時時課責以文義而誨以成立之難其意防固已遠甚逾于晚節雖不幸遭死喪水火卒賴子孫相與扶微興壞優游以老斯固天之祚許氏抑其勤心養力之日久用物簡而貽謀淑以獲斯報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今達官子弟持粱齧肥鬬鷄走狗自謂附驥之尾恣所欲爲而爲父與兄者且日煦而歲摩之苟幸長久不知芸夫牧豎竊已邪揄其旁彼所謂褎然冠帶大丈夫也課其智不出許氏夫人下有幾哉夫人年雖高精神健甚而三郎君者服綵上食踐更左右以方諸輕肥少年鼓聲勢爲大者其于父母孰榮孰辱孰戚孰喜又不待辨也余與許氏故姻也知夫人爲諗重以周君仁甫之請于是乎言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古者舉士于鄉鄉之所名博聞孝友有行誼者

即垂綸負薪棲伏深阻已隱然負大臣宰相之望天子至爲之畫象而求褁輪奉纁幣而迎之惟恐不及而薦紳士大夫一或養衰後車入里門吏且執刀筆隨其後史且書之以爲譏葢鄉評之重如此後世分出處爲兩途士不必階居鄉行誼以進進則一切課殿最詮名實者萃于其官其官能即鄉之所謂不肖排而去之者幾人其官不能即鄉之所謂賢察而用之者幾人於是乎吏議重而鄉評輕吏所謂潔潔自好之士其居鄉不藉氣勢營脂田美宅者幾人故曰鳳有時梟蘭有時蒿此言士節之易爲染也雖然葢亦有性仁義出處一節者矣迺不幸無賢父兄以經紀其門户而日夜教訓其三族之人于是乎依聲者譁躡影者騖干澤者涔士大夫力不能盡及則闇然受其名而不得辭葢不佞自解褐來所睹于鄉里往往而是家大人又數爲不佞言然後歎士大夫仕而遇合之難未若處鄉里而遇賢父兄之難也今司封劉大夫以

試吏最入佐太宰尊顯矣迺吾獨多其處功名之際若固有之其砥節嗜修稱于鄉尤著而大夫遜弗居也曰此本之父母教云大夫有父曰某先生母李宜人今並貴加封年且並七十里中無與衡視者然先生有隱操雖貴猶然布衣蔬食悛悛儒生也仗義立然諾不苟一介取予率先三族無寸楮尺券以煩有司顧獨恃李宜人執管鍵躬織作以佐先生事姑養嫂賑施鄉里費蓋不佞所聞于臨川人如此夫今之鄉評雖無當于吏議而吏亦頗擇一二以下上其考若夫號爲封官其身寵奉厚足以介然極其意之所欲爲文法吏事之所不及有能自引獲重語於鄉則不惟其子弟遇之之難雖造物者亦且固護而愛惜之每陰閱世間高臺曲池乍興乍廢清歌妙舞乍熱乍寒而後知彬彬德素之士賴以覺悟人蒙訓整邦族非淺淺也在漢部使者行郡訪有耆艾篤行之士如申公轅生並得徵詣公車而天子間臨幸學宮修祖割饋酳

之禮今此典行不行不可知即不行而鄉評之公固自有提衡於明明赫赫中者觀劉先生夫婦之並壽即其左驗已葢不俊亦有父母且聞大夫亦亟稱家大人之齒于鄉也夫聲同則應氣同則求物固有相感者則不俊業有言矣

LEVI ARCHIVE